

江郎才劲



没了师傅的郭德纲

相声名家侯耀文去世,以及悼念、治丧的消息,在最近的文化新闻里占据了重要位置。出人意料的是,侯耀文近年所收的高徒、带领德云社把相声重又推进时尚视野的郭德纲,除了在博客上发布纪念文章、对个别媒体确认追悼会时间、正常参加师傅的追悼会外,并无再多出镜,显得前所未有的低调。与此同时,反倒是另一些大众不太熟悉的专业人士频频露面,媒体评论在继马季、赵世忠去世之后,重启“谁是相声领军人物”的争论,好容易被八卦娱乐冲淡的相声界传统与新锐之争又变得敏感起来。

比较著名的褒义说法有:“老马(三立)侯(宝林)”之后,相声界的领军人物是“新马(季)侯(耀文)”。”这样的说法只有相声盲才提得出。老马侯是上世纪相声界经过几十年优胜劣汰、岁月淘洗才沉淀下来的结果,不仅代表了雅、俗两大风格,也涵盖了京派相声和外省相声(以天津为最重要)两大地域分野;“新马侯”里的两位则都是京派艺人和侯宝林传人,属于侯派的两个分支,拿他们来代表整个相声界,有些狭隘和勉强。

庸俗的“势利说法”更多。有人说马季之后,支撑相声的是四个人——姜昆、冯巩、侯耀文、李金斗,这大概是根据电视影响力以及几人的社会与圈中地位而定的。其实,无论是“新马侯”说,还是“四个支撑点”说,都有一个致命问题:就是包括已故的马季、侯耀文在内,这些“代表”,既把相声带进过影视时段的辉煌,也把它带进过小品时段的尴尬。他们和各自的弟子,在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,把相声由极盛演到了极衰,直到后来郭德纲浮出海面,方才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颓势。

这一点,应该说是观众看得清,而相声界人士不愿承认的。其原因无非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问题:相声演员是不是非得由国家供着、养着?自从郭德纲出现,相声的天下已然一分为二,大部分人对郭的不满,在于他以自己成功的模式,把大家从早涝保收的小富即安,拖入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之中,懒惯了白领,谁愿意上街去推销员?何况郭又一下子富得让大家眼红!

侯耀文是对于相声界这种新旧间的分野和重新整合最敏锐的几个“大佬”级人物之一。他之所以当初能力排众议,将郭德纲等德云社主力列入门墙,除了惜才之外,估计也有为相声界在演出模式接轨期间搭一座桥梁的尝试(从这个角度讲,侯与近十多年致力网络的姜昆,对延续相声的贡献应该比马季还要大)。可惜这一切随着侯的突然去世,又都陷入迷雾之中。郭德纲到底能不能继承其师遗愿,还是依然做自己的德云社主兼电视明星,这一切大概并不取决于郭德纲本人,而取决于曲艺界的决策者。

其实,这种微妙在文化的诸多领域都有,又何止于相声?

徐江:作家。著有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等多种。

言之有理



鱼在哪,熊掌又在哪

洋人有个笑话,一位绅士出门,来到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景小镇,根据旅游手册,他知道此地有两家旅馆,便问别人哪家旅馆更好一些。被问的那位很严肃地告诉他,这个还真不好说,反正无论去哪一家,你都会十分后悔,后悔没到另外一家去。这位绅士很为难,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

一成功人士步入中年,身体开始发胖,血压开始升高,前列腺开始发炎,参加例行体检,医生说了种种注意事项,要吃什么补药,要进行什么保健,结果他忧心忡忡回家,对老婆儿女大发感慨,说想自己人生真没意思,按照自己这情况,基本上前半生

用功刻苦读书,花命买钱,后半生保健养生,花钱买命。命跟钱成了一对活冤家,成了不可得兼的鱼和熊掌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。儿子刚上大学,随着父亲的话说,早知道这样,大学也不必考了,你们成天逼我,何苦呢,这不就是花命买钱吗?

母亲说,这孩子倒会借题发挥,你爹不上大学,凭他一个乡下老土,能有今天?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,为前途做点牺牲,难道还不应该?你爹年轻时是吃过些苦,不吃苦也没今天,但是你小子真以为他现在这样,只是当年吃苦,那就大错特错,为什么胖,为什么血压高,为什么前列腺发炎,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父亲说,我当然十分后悔,后悔没到另外一家去。这位绅士很为难,现在身体没准和牛一样结实。

选择从来就很困难,不过现实生活中,有人根本就不选择,鱼也要,熊掌也要。一同事始终在关注房价和股票的走势,他坚决认为,老百姓手上的钱就那么多,房价上去,股票必定下来,鱼和熊掌,二者只能选择其一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这理论前

些年颠扑不破,股票吃错药似的往下跌,房价便发疯地往上涨,然而检验今年的行情,却让智者大跌眼镜,无论买股票,还是买房子,只要你贼胆大,有银子敢往里扔,一个个都会盆满钵满。

一个叫“专门勾引男青年”的网民,在天涯网发英雄帖,指责我的小说有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情绪,说我一点都不忧国忧民。因为是网上对话,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,让她这么一说,很是狼狈。这位一身正气“专门勾引男青年”的美眉,是典型的正邪两道都沾,既堕落快活了,又崇高伟大了。就和某些当官的一样,会上大谈反腐败,会下大搞腐败。又好比某些愤青,吃摇头丸,看清楚,地球人都清楚,我要是还在乡下当老土,现在身体没准和牛一样结实。

凡事都得有个过程,风物长宜放眼量,俗话说,出水才能看到两腿泥。好事不可能总让一个人得到,左右逢源,黑白通吃,未必就能长久。总有一天,我们或许会扪心自问,鱼在哪,熊掌又在哪?

叶兆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韩流来袭



当仇恨降临内心

仇是有原因的恨,别人亏待了我们,因此而有一种恨意。恨则可以是没有具体原因的,别人并没有亏待我们,但仍然可以去恨。恨不需要理由,“横竖看着不顺眼”说的就是这个。连起来叫做仇恨。这可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实际上,仇恨是非常物质的。它就像一团烈火,使我们五脏俱焚,意图伤害别人的同时我们已经被其伤害了。伤害别人,可以使仇恨的心情得以缓和,但伤害别人之前,我们必须武装到牙齿,必须变得非常具有能量。而仇恨的能量就是仇恨本身,我们必须首先把自己变成仇恨。

说仇恨是一种消极的情感,因为它首先是对自我的一个伤害。仇恨是一种极端的倾向,是一种高涨而不稳定的状态。“平静的仇恨”是不成立的,仇恨从来都是非常强烈的,只有强烈到某种程度,才能称之为仇恨。其次,仇恨是一种取消或者消灭的意图,它没有建设性。以消灭对方、异己为目的,但却以消灭自己、内心为前提。仇恨首先消灭的是自我良好的愿望,成全别人的情感,惟有如此,它才能达到消灭外在敌人的目的。仇恨之人,内心空洞得可怕,被仇恨占据,爱和一

切高尚的情感都没有立锥之地。仇恨者无爱、无心,没有头脑和智慧,冷峻的时候是一件冰冷的武器,而热烈的时候便是开火发射。

怀抱仇恨的人的确感到沉甸甸的,一般很难感觉到无聊,有一种活得很有目的的幻觉。说它是幻觉,因为生活就其定义而言是为幸福而设的,是为爱和拥抱而展开的。只有在爱之中才能寻觅到生活的真义。一旦爱的目的丧失,生活便呈现空虚。而仇恨填补爱的空虚,将仇恨变为爱的替代品,它使我们拥有了一个目的,但不是真实的目的。一旦仇恨付之于实际上的报复和伤害,更严重的空虚便会降临。

此外,仇恨并不能阻断仇恨,所谓“冤冤相报何时了”。仇恨看似是消灭,是结束,但却是一轮仇恨的诞生。恨生于恨,就像爱生于爱一样,只不过前者是恶性循环,而后者则是良性的。仇恨用于消灭,用于结束,用于制止和否定,但,被消灭、被结束、被制止、被否定的只是具体的对象或者因素,而仇恨本身却因此传递下去,并在循环往返中被“发扬光大”。犹如物质不灭一样,仇恨作为一种心理能量也是不灭的,并在运行中日益增强自身。中断其运行,才是铲除仇恨之道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从“我”做起。当这双盲目的邪恶的力量传递到“我”这里时,承受,并不发射出去。

可见,有希望的人生不仅要学习爱,还要学习阻断仇恨。也许,当我们学会了阻断仇恨及其相关的负面情感时,爱便从某种空虚中诞生了。虽然困难,但实在值得一试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荆歌劲舞



西安有个贾平凹

西安这个城市,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去,记住的不是它的城市风貌,而是吃。记得抵达的第二天早上,诗人子页和散文作家和谷他们,就在著名的同盛祥招待我们吃牛羊肉泡馍。因为我的一位同伴不吃牛肉羊肉,子页就很愤怒地说:“邓小平都来这儿吃,你还不吃!”他言下之意是,你不是什么大人物,凭什么不吃?他这样说,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,挑食可不是大人物的特权,它似乎从来也是草根阶层一点无需花费的任性。但是当我跟着他们一样细致地将馍掐成一个一个小颗粒,泡在滚烫的牛羊肉汤里,呼噜噜喝将起来时,我才让自己坚定地站到子页一边。

热辣的海碗食物,吃起来不光有安塞腰鼓惊动八百里秦川的豪情,味觉上的快感,也同样是独特到无与伦比的。彼时彼刻,我和子页完全想到了一处,我也觉得我的同伴某某人坚持不吃牛羊肉,不光是识抬举,简直是自绝于人民。

那一回,还吃了葫芦头和饺子宴。值得一提的是饺子宴,在此之前,我还从未知道饺子会有一百多个品种。我相信,在饺子楼,想要再多发明出一种饺子,其难是难于上华山的。眼下一百多个品种,已经凝聚了历代长安食客的聪明智慧,已经穷尽了饺子从形式和内容全部的可能性。

日月如梭光阴似箭,我第二回到西安,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2002年底了。本来打算,这一次除了要补上城市观光这

一课,还得重温一下牛羊肉泡馍和饺子宴的酣畅和奢华。谁知道,我竟在西安的宾馆里病倒,躺了一个礼拜,发了一个礼拜的高烧。我和浙江作家艾伟住一个房间,每天他早出晚归,不是带回来一只陶俑,就是带回来玩了什么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的消息。仿佛西安是我的一个秘密恋人,我与她无法执手相看泪眼,无法互诉衷肠,而只能通过第三者来传递我们之间的消息。每天晚上,我都希望明天能够高烧退去,然后和他们一起去该去的地方看一看吃一吃会一会。但是每到明天,高烧似乎更高了。我就只能这样在宾馆里躺着,实在饿了,就打电话让客服中心送一碗酸汤面。那个礼拜,究竟一共吃了几碗酸汤面,实在无法统计了。因为更多的时候,我是在乱梦纷纭的迷乱中度过的。

因此西安在我的印象中,始终不是一个游玩之地。如今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提到西安两字,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秦始皇,也不是武则天,不是兵马俑,也不是信天游,甚至早已经不再是牛羊肉泡馍和饺子宴,而是贾平凹。确实如此,我认为这个名字所透露出的关于西安的信息量,是最多、最丰富,也是最复杂的。有人告诉我说,如果贾平凹走在西安的大街上,许多出租车都会在他身边停下来,愿意免费载他。这人还说,在西安,只要贾平凹亲自作陪,在任何饭店用餐一律都是免费的。我还听说,西安的旅游点上,到处都有贾平凹的字,并且许多都是赝品。我曾发手机短信给老贾,让他给我写几个字过来。没过几天,一份特快专递到了。手捧老贾的墨宝,我感到恍惚,这是真的假的?我仿佛闻到了来自西安的气息——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息,实在又说不太清。

荆歌: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《睿思》名家荟萃,妙文迭出。周一到周五,让您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,读到那些作家、思想者、社会名人为本报而写的原创精彩文字。不一样的经历和见地,或睿智,或锋利,或感性,或妙语连珠,相信您总有斩获。

Advertisement for Fitwell 方圆地板 (Fangyuan Floor) featuring a cartoon illustr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promotional text for a sale event. The ad includes details about award settings, prices, and contact information.